

端午情思

一年一年端午节

□杨桦

小时候的印象,过端午节正赶上麦收,大人孩子都火烧火燎的,急于虎口夺粮,过节最大的仪式只不过表现在餐桌上——多了几个粽子或者油炸菜角,大人们甚至来不及吃上一口,便匆匆往麦地或打麦场里奔去了。间或有些清闲的奶奶或妈妈们,会给年纪尚幼的儿孙们缝制香布袋香娃娃(用各色碎布头,将包有香料的棉花缝成各式花样),挂在孩子颈间,红红绿绿的,也挺好看,里面不知什么成分的香料,令蚊虫蚂蚁近前不得。这就是端午节留在我童年里最深的记忆了。后来,长大了,求学、参军、工作,这传统非法定的节日,没有再特别地过上一回,居然在每年的日历里沉睡了。

这两年,国家专门为清明、端午、中秋设立假期,这些沉睡在记忆里的传统节日渐渐鲜活起来,甬管咋地,反正至少能休息一下,轻轻喘口气儿。有时工作累了会想,国家何不再干脆点儿,二十四节气,每个节气都弄个小长假岂不更好?大家一起拉内需啊。

从前年起,也就是国家专门为端午节放假时起,我家的端午节才算郑重了些,有了一点点重大节日的味道。这一切源自于女人的心细。节日,因为有了女人的操持,而变得色香味俱全。每逢

这个节日的一大早,孩子娘便匆匆下楼,很快到近旁的菜市场买回几枝艾草插在防盗门上,并且拎回家一大袋热腾腾的粽子菜角。那时,我和儿子刚刚“大梦我先觉”,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就来了。儿子却不为所动,粽子什么的他都懒得瞅一眼,只是一心缠着闹着要玩电脑游戏。每次过节都这样。唉,过节哩,我不好意思揍他,其实,不过节我也没好意思揍过他,毕竟封建家长制早已被革命先烈推翻了。“谁揍你,我就揍谁!”常常是这样:我一边为儿子装满“子弹”,一边指着电脑里的鬼子兵咋呼。

忘不了去年端午节前,那天下了点儿雨,凉凉的,叫人一激灵一激灵的。儿子好奇地问我:“爸爸,天怎么哭了?”沉吟良久,我竟无法作答。不过,让我引为自豪的是,这个问题很诗意呢。端午节,真应该是一个很诗意的节日,它与一位伟大的诗人有关。儿子当然不知道“诗意”为何物,更对伟大诗人毫无兴趣,依旧埋头苦干,向着法西斯蒂开火。

今年端午节咋过呢?要是有个车就好了,带妻儿回趟老家或者旅个游。老家,或许正是焦麦炸豆地忙着呢。这时节不能回,不但帮不了老母亲的忙,反而添乱。母亲打电话说了,家里忙完再回,把孙子给她带回家,让她好好亲一亲。可是,她们那么忙累,我们怎么忍心出去旅游玩耍耍开心呢?这小长假,还真令人有些为难。说到汽车,我快被儿子逼出神经病了,这家伙从幼儿园小班就开始念叨:“爸爸,俺同学谁都是爸妈开车接开送。我可不想坐电动车了,豆豆家的车,前面有小雨刷,一抡一抡可得劲啦……”可是,可是,捏一捏比岁月还空虚的钱包,我只有低声安慰:别急,心急吃不了热鸡腿儿啊。面包会有的,面包车也会有的。
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!”在儿子幼小的心目中,屈原还只是一个传说,久远而模糊。屈子那一声声天问,一声声叹息,年年穿越时光的泥泞,跳出历史的长河,又有几人能记起呢。夜深至此,妻儿早已沉浸在甜美的梦乡,而我却辗转难眠,不由披衣起床,扭亮台灯,面向遥远空阔的楚天,随着屈老夫子长叹了一声了。

比起屈子生活的那个年代,我们如今的生活,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幸福了,屈子泉下有知,也当含笑相望。那就让幸福继续,让端午香甜,让心情放松,让人世少几丝悲凉,多一些温暖吧。

名家新篇

母亲的端午

□柯云路

小时候,每当母亲将挂在阳台上的干粽叶摘下来,我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,会数着日子等母亲将这些粽叶包成香甜的粽子。

那是上一年吃粽子后留下的相对完好的粽叶,母亲细心地将它们洗净,扎好,沥干水分,再捆成一把把的晒在阳台上。第二年用的时候先要在木盆里泡,还要在开水里煮,使之恢复韧性。当然这些粽叶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包好的粽子除了自己吃,还有一部分要送给邻里品尝。当孩子们背上书包上学的时候,母亲通常会顺手塞上几个,嘱咐给要好的同学吃,而这些粽叶是无法“回收”的。

几十年前的北京城比现在小得多,我住的百万庄差不多是郊区了。不远处的苇塘长着密密的芦苇,也算一种玩耍吧,母亲这时节会带着我们去采苇叶。采来的芦苇叶大多较窄,包粽子并不合适,母亲包粽子时会将这些新鲜的苇叶与用过的粽叶插放在一起,为取它的清香。那时商场里买不到粽叶,但每到端午前夕,有时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守在街边,从麻袋里掏出一捆捆扎好的粽叶叫卖,母亲便会赶去很内行地挑选到厚实宽大的粽叶,而端午节也就在这样的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。

出生在南方的母亲到了北京还守着家乡的饮食习惯,每年端午要

包三种粽子:肉粽、枣粽、红豆粽。北方人习惯先将江米泡软,但母亲只在包之前把米淘净,她说米泡软了固会增加黏性,但吃在嘴里没有口劲。

开始包粽子了,这在母亲似乎是一种享受。若是红豆粽,她会将江米和红豆混合在一起。若是肉粽,则要将五花肉切成红烧肉那样大的块用酱油腌上,待肉充分入味后再和江米包在一起。枣粽就简单了,包时先放些米,再放几粒枣,最后用江米将粽面抹平。在母亲灵巧的手中,那些散乱的粽叶和江米转瞬间变成一个结实饱满的粽子,棱是棱,角是角,个个显得精气神十足。母亲包粽子的“本事”是从小练就的,还是小姑娘时,她就和小伙伴一起采河塘里的苇叶用泥练着包粽子。母亲说,那时的小姑娘都要学着做家务,不然嫁出去会被婆家人小看。

粽子包好了,母亲会分别作出记号。枣粽是一个一个的,而肉粽是将系粽子的马蔺两个两个地系在一起,红豆粽呢,母亲在包的时候故意不剪掉多余的叶尖,这样,留着小尾巴的就是红豆粽了。在儿时的我眼里,母亲每次包的粽子跟小山一样多,用熬稀饭的大锅要足足煮上好几锅。那时没有高压锅,一锅粽子往往要在火上焖四五个小时。到了屋里飘满粽香的时候,母亲掀开了第一锅。但这还不是孩子们解馋的时候,母亲会准备几只大碗,三样粽子各放一些,让孩子们给邻里的阿姨叔叔们送去尝尝鲜。记得每次拿着空碗回来的时候,母亲会显得不经意地问一句,阿姨叔叔说什么啦?我说阿姨说谢谢。母亲往往还会跟一句,

还说什么啦?我说阿姨说妈妈包的粽子特别漂亮。而这,才是母亲真正想听的话。

之后的几天里,每天早晨起床后,母亲会问几个孩子想吃几个粽子,各要什么口味的。有的说要红小豆的,有的说要肉的,有的说要枣的。母亲一一从锅里挑拣出来,放在各自的碗里,然后坐在桌边看我们狼吞虎咽,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。

这样的端午一直伴随着我离开北京到农村插队,那时全家五口人分了四处,下放到干校的母亲不再有兴致过端午了。等全家人又聚到一起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后,我们都已家有了孩子。母亲又恢复了早年过端午的习惯。她会早早准备好粽叶,包上一大堆,等我们回家时一起吃,每次吃完还要拿一些带回各自的小家。

看到母亲年纪渐渐大了,我多次劝她不必再费神自己包粽子。母亲不语,然而每年的端午仍要包很多粽子,我们回去时仍会从冰箱里拿出她早为孩子们留出的口味不同的粽子,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年。记得那年端午节我去看她,母亲脸上带着些许歉意,说:今年没包粽子,妈妈觉得力气不够了。我笑着安慰道:想吃粽子,超市里随时买吧,各种口味的也都有。母亲慈祥地叹道:外面卖的总归不如自己包的好吃些。

母亲去世以后,我很少吃粽子了。每逢端午,会有朋友送一些,但无论何种口味,都远不如母亲包的粽子香甜。

我对端午的记忆永远属于母亲。那是母亲的端午节。



父爱如山

父亲的“图游”

□马继远

家里藏着本中国地图册,有些年头了。

多年来,父亲一直是这本地图册最忠实的读者。但凡有空闲,心情又不错,父亲就会翻开地图册,俯首某个省市区,仔细地审读上面的大山、河流、城市、景点、道路……父亲看到的,永远是密密麻麻的名称和标志符号,而他,却一次次地陶醉其中。

父亲不是要在地图上查找什么,他是在“图游”。这种在地图上旅游的方式,或许只属于父亲一人!

父亲打心底喜欢旅游。虽然自幼生活在偏僻落后的乡村,家境也贫寒,但读书颇多的父亲,仍然对祖国的壮美山河、名胜古迹抱有热忱的迷恋。或许,每一个男人心中,都曾经怀揣着这种行走天下的梦想,生活的重压、男人的责任,却让这梦想逐渐被深藏、被遗忘,最后消逝。

长江三峡是父亲最想去的地方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经常听到父亲背诵:“自三峡七百里中,两岸连山,略无阙处……”可惜,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实在拮据,我们姐弟几个都在读书,父亲在一个小镇上谋事,微薄的薪水仅够补贴家用。去三峡,甚至是到本地的名胜古迹参观,都显得较为奢侈。

哥哥相继参加工作后,家里条件慢慢有所改善,父亲却又忙于工作事务,难于脱身。不过,他还是有了几次出游,是参加单位组织的职工游。去的地方很普通,不是长江三峡,也不是他想去的新疆沙漠、青藏高原,但父亲却很高兴,时常兴致颇高地对我们提起。

1996年秋,我利用在武汉读书的便利,和几位同学一块到三峡玩了几天。放假时带照片回家,父亲爱不释手,对我说,有机会就应多走走看看,要读万卷

书,行万里路!他又拿出那本地图册,在长江三峡段驻目,同照片对照,向我询问夔门、白帝城、神女峰……我描述着,父亲似乎身临其境。看完后他轻轻叹息:三峡大坝蓄水后,“高峡出平湖”会很壮观,但这些景观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?

后来,我们姐弟几个劝父亲抽空先去趟三峡。父亲总说,等他退休之后,啥都不干,就四处旅游去!父亲还对我说,三峡我去了,就等于他去过了。仍然,父亲会趁着空闲,取出地图册,聚精会神地进行他的“图游”。地图上的字,对他而言已经显得更小更密了,执拗得不戴老花镜的父亲,便拿着放大镜,静心在地图上徜徉。

终于等到父亲退休。我们姐弟几个商议,打算给父亲母亲报个旅行团,让他们出去旅游。父亲也踌躇满志,他自豪地说,他出去旅游,绝对不会迷路。这点我们相信,多年的“图游”经历,早已让父亲将地图烂熟于心。

但上天似乎有意和父亲作对,这时,哥的生意出了问题,血本无归。父亲于是绝口不再提旅游的事,开始冥思苦想赚钱的门路。经过考虑,他60出头的年纪,夜以继日地攻读证券类书籍,并顺利通过了证券从业资格考试,然后到一个外地小城,当起证券经纪人,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。

有时候,大姐会劝父亲:“儿女自有儿女福”,你就不要再替我们几个操心了,操心啥时候能到头?你还是自己出去玩玩吧!父亲总会说,虽然我们都长大了,但我们每个子女的事情,都有他的一半,我们不好,他哪有心情出去玩?父亲的三峡梦,父亲的旅行梦,就这样又被搁置。

聊斋闲品

农民的办公室

□熊元善

参加工作多年,我到过不同身份的人的办公室。这些办公室散发出各自的气味,来自不同人的心灵的气味:有文化的气味、商业的气味或权利的气味;有粉饰的气味、主人自己抑或是别人血汗的气味……

这些数不胜数、形形色色的办公室,有的奢华而又辉煌,有的宽大而又富足;有的洁净而又严谨,有的狭小而又凌乱……

一些热爱艺术的人的办公室,呈现出来的琳琅满目的摆设,是主人精美艺术的组合,是主人性情与气质的聚会,是主人心灵的自然袒露!而那些为人类呕心沥血的公仆们的办公室,则与他们博爱的心灵吻合无迹,与他们思想着的山峰遥相呼应,称得上是一间有着相当海拔,让大众高山仰止的办公室了!

还有一些形同虚设的办公室,却与主人的心灵形成牛头不对马嘴的错位,显得画蛇添足,错别字连篇,将主人的伪装与愚笨凸现得一览无余……

在我看来,那些真正弥漫出贵族气息的办公室,却不在于它空间的大小与宽窄,而在于主人心灵延伸出的无尽的精神长度,和他们智慧的脑海棚架出的深邃而又洁净的思想。换句话说,有些看起来却显得狭小而又寒酸的办公室,也能种出广袤无边、令人人类用之不竭、嚼之不尽的精神作物呢!

寒酸也罢,昂贵也罢!至少不要让你办公室里的摆设显得累赘而又多余,所以你要毫不吝惜地扔弃它删除它,就像在生活中,要不断把从心中疯长出的烦恼的杂草一片片地铲除,不断把累积在心里痛苦的块垒一件件地砸碎一样……

无比羞愧的是,近二十年了,我背信弃义地再也没有去过那间神灵建造的办公室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间可以与之媲美的办公室!

——那就是伟大的农民的办公室!

这间办公室叫土地!广阔无边,雨打风渗,充满泥泞和艰辛!

这间犹如岁月般一页页翻过的永无穷尽的办公室,惹人迷恋,自然而又清新,静谧得可以听到来自大地心灵的天籁的声音……这间办公室的每一件摆设,就是诸如锄头、犁铧一样廉价却又高贵的农具,或是上祖传承下来的灰黑的衣裳、金光熠熠的斗笠!

那些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农具,被主人握在茧花绽开的手中,在季节的轮回里,在田亩这间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办公室里任意移动,在主人魔幻般的手掌中,表演出只有主人才能贪享的优美的舞蹈……而且还逗引出羊群撒欢的加盟,棉花的灿笑,踮起脚尖、簇拥着的稻穗们的鼓掌……

一茬茬农民用辛劳和诚挚,精心地打磨出大地这间办公室里的另一类摆设,那就是一垄垄金光灿灿抑或是沉甸甸的熟透了五谷杂粮!这些杂粮弥漫出浸透人类思想的血汗的芳香,足以对付人类深不见底、贪得无厌的肚腹……

噢!农民的办公室,这间心灵与外在高度谱和的办公室,拒绝奢华,摒弃虚荣;没有讨价还价的喧嚣,没有暗设明防的诡计,没有撕碎温情的欲望……只有像生长万物的土地一样深厚的静默;只有那些被叫做农民的蓄满脸颊,对于土地无比感恩的泪水!